



十二品正像

徐朝夫

鸡·鸣·丛·书

十二品正官

徐朝夫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 潘小庆

插图 赵绪成

十二品正官

徐朝夫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6.375 插页 2 字数 140,000
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3,000册

书号: 10100·665 定价: 0.53元

责任编辑 陈乃祥

《鸡鸣丛书》弁言

曙色满天，鸡鸣不已——正是我们这个崭新时代的象征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们祖国充满希望，充满活力，“四化”的宏图，吸引和组织着十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，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的建设，真有万马奔腾之势。各条战线不断涌现的辉煌成就，激励着更加巨大的奋发。

文学的繁荣也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，老树萌青，新芽竞秀，百花齐放，万木参天，从队伍的扩大，到作品的涌流，无不显示着时代精神的飙举，预示着丽日悬天的鼎盛。

江苏向来是人才荟萃之地。在伟大时代的曙光照临之下，江苏同样呈现了晓风畅拂、新露映流的盎然生机。人才辈出，佳作纷呈，驰誉全国的不是少数。

我们深深感到兴奋。我们愿意把这东国的一声声鸡鸣，集中起来，郑重地呈献给祖国壮阔的黎明，作为花束，作为彩霞。

因此，这套丛书就命名为《鸡鸣丛书》。

它将出版江苏中青年作者的优秀作品集。包括中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戏剧，以及文学理论等各种文学样式。

我们欢迎江苏的作者和我们密切合作办好这件事。

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

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日

• 目 录 •

请客	1
留种	23
草鞋娘	39
喜寡妇	49
“杠子”的故事	63
囚犯的妻子	84
十二品正官	94
特殊社员	113
吃饭问题	135
秋嫂	155
第七红旗手	171
就职宣誓	185

请 客

这是一封三页纸的人民来信，刚刚写好。黄大梨把信纸塞进牛皮纸信封，绣花针穿上丝线，上下口缝得严严实实，大步流星跑到邮电所，买了两角钱邮票，正在粘贴间，听那邮电所里的同志指着一本书闲话道：

“古人武松杀人留名，坦直豪爽；现在我们有些同志，干事却偷偷摸摸，做错了还不认帐，不如八百年前的武二郎！”

黄大梨很熟悉《水浒》故事，思忖道：对呀，武松血洗鸳鸯楼，杀死那么多人，有些婢女侍佣确是错杀的，他为了不使官吏瞎追乱捕，蘸人血在墙上写着：“杀人者武松是也”，心气多爽朗！古人尚有敢做敢当的气概，我黄大梨倒反没有吗！真金不怕烈火炼，明鼓一敲冬冬响，我要让看信的人一看就知道：写信者黄大梨是也。

他把信带回家，独自坐在房里，重新抽出信纸，手里捏着胶布缠裹的圆珠笔芯，逐字逐句地往下看。看到末尾，把署名“一个贫农社员”划去，堂堂正正写上：黄大梨。写罢，意犹未尽，沉吟半晌，心气一昂，决定要干得更加光明正大为是。

这黄大梨，小王庙村人氏，三十四岁。因为不肯请客，在小王庙村出了名。

小王庙村不太大，也不很小，千人数百户，大凡有请客能力的人家，都请大队书记筱阿竹吃过饭了。请客的名目，是

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而逐步增加的。先除开“等等”和“其它”两项于正册之外，略数另册诸目，就有：招工、上调、当兵、入团、入党、升学、借粮、贷款、出嫁、娶亲、添丁、分家、离婚、死人、死牛、死猪、干渔塘、闹纠纷、亲友来往、新屋竣工、出门做手艺、分配紧张商品（此项内又有二十几样小名目）、想捞个轻巧杂活干干……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那热络的人家，一年有请几次的，不光请书记一个，甚至央求合第光临，上餐还接下顿吃，受益也就特别多；困难的人家，省吃俭用半年，摆出一桌来，拉书记去坐一坐；还有些调皮人家，在不得不请客的时候，就乘那天轧当，稍许备一点菜，等书记在别人家桌上坐下来了再去请他，请不来就嚷着拉他的老婆或孩子去顶替，也就糊了过去；过于穷的人家，被黄鼠狼咬死只鸡，也想到了书记，洗净了送去，礼轻情重，多打几声招呼，书记也能笑纳。

唯有这个黄大梨，偏不请客。为这事，他老五叔很着急，把大梨喊到家里来，以长辈的口气说道：

“大梨！你可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吗？不识字，有饭吃；不识人，饿肚肠！”

大梨讲：“叔，村上人我都认识。”

“认识许多人同认识许多字一样，屁用！在小王庙村，只须认识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筱阿竹！”

“叔，我同他在一个村上长到三十几，怎说不认识他？”

“认识他？认识他为啥不策略策略？”

老五叔说的“策略策略”，意思就是叫黄大梨请客。大梨笑

笑说：“十三级，夺不走，大后台，扒不倒；有地有力有食，不谋求别人！”

他说的十三级，是南山上出的那种竹竿锄头柄，长短数十节为宜，不能误解为十三级干部，“级”系笔误；扒不倒的大后台，他指的是地球。这一点谁都相信：地球永远扒不倒。不过不谋求别人嘛，也未免说得过火一点。几个月后，台风到小王庙村来串亲，撮去他屋上一大片盖瓦，当时上级拨下一批修理住宅的材料，黄大梨也去谋求书记筱阿竹了。所以，为人不可说大话。

筱阿竹向黄大梨说：“你的事，研究研究。”

这是一门学问。本乡土音“研究”两字，有两个谐音：念九和烟酒。倘是“念九”，便是推托、拖延之意；因为念九不过去，大年夜（三十）不会来，是不必急着算帐的；倘是“烟酒”，这就意味着要黄大梨请客了。

人叫黄大梨请客，天也叫黄大梨请客。夜里，夫妻俩睡得正香，忽然被子被雨水淋湿了。妻子小芬埋怨说：“要是早请客，买得瓦片来修好屋，今夜里就不要受这个罪了。天亮了你去买菜。”黄大梨让妻子睡下，帮她打着雨伞，在铺上坐了一夜。他对于妻子的话，好象金科玉律，是百般听从的。因为他那妻子，年轻漂亮且又聪明麻利，比自己小八岁，最近才有了喜了。

清晨起来，黄大梨上街买菜。小芬吩咐他要买好酒，菜挑鲜的，不要吝惜钱。黄大梨一连点了五下头。可是，他回家来的时候，竹篮里只有几块豆腐干。小芬问他啥原因。他说他走到桥堍上摔了一跤，三斤重一条鲤鱼和一瓶大曲酒，全摔下河了。小芬不相信，跟他过不去。老五叔走过来证明说：

不假！我看着他买那条鱼，还扣了一角钱的价；酒是零拷的洋河，不要冤枉大梨。其实，老五叔不知道后来的事：大梨把那鱼和酒送给他老丈人去吃了。这次请客，就这样夭折。看样子，筱阿竹还真不容易喝上黄大梨的酒。

过了几天，黄大梨在路上碰见筱阿竹，问他说：“今朝初三了！”

筱阿竹痛快地回答他：“嗯，念一号！”

不能说瞎话，黄大梨要的那份瓦，确是留着的；还准备给他一千黄砖修理将要倒塌的墙。问题是，要看黄大梨的态度如何。筱阿竹在人面前说：他希望同黄大梨改善关系；不过，不过嘛，不能光放在嘴上讲，要看实际行动。黄大梨听了这段传言，真的拿出来一个行动：编了一个寓言故事，讲给孩子们听，让孩子们传诵出去。筱阿竹有两个儿子，很爱听故事，大梨就叫孩子去把他俩逗来听听。故事情节很简单：有一只老虎，看见一条大灰狼在追赶羊群，老虎冲上去，大吼一声：“呔！谁敢欺侮我的朋友！”大灰狼逃跑了，老虎同羊群真正的交起朋友来……。故事的结局，只剩下一只羊。这只羊知道老虎会吃它，所以一边逃命，一边去告诉大象，请大象来教训教训老虎。筱阿竹九岁的儿子小鸣问：“后来呢？”“后来，”大梨现编现说，“后来大象病了，自己不能走，就派猴子去管教老虎。猴子是老虎的舅舅呀。”“后来呢？”孩子们听故事，问不尽的“后来”，大梨说：“后来，猴子不敢管老虎，啄木鸟不服气，啄瞎老虎的双眼，它找不着吃的，饿死了！”筱阿竹的两个儿子，争先恐后地把这个故事讲给爸爸听，筱阿竹听了，赏他们一人一个耳光。

在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日里，出现黄大梨这样的倔犟头，不

能不使筱阿竹感到胆寒。黄大梨会不会把他干的许多真事编成故事？那倒不一定。最近，他看见黄大梨到附近的工厂里推来两车煤灰，筛筛扬扬，做成煤饼烧，省下来几百斤烧柴，到窑厂换来几百张小瓦，把屋修好了。这显然是同他书记表示决绝的行动；好哇，那就抓住这个故事当辫子，拉破他一块头皮。筱阿竹走进黄大梨的家，劈口说：

“大梨，公社专政组叫你去一趟。”

小芬本来胆小，一听这个吓人的名词，大腿就发软，急忙端凳倒茶，“书记，书记”喊不歇。

大梨说：“我黄大梨犯了什么法，请你把罪状念念！”

筱阿竹道：“你用野兽暗射我们的革命干部。”

“好，”大梨讲，“你就报一下名：你们哪一个干部是大象，哪一个干部是老虎，哪一个干部是灰狼，猴子、山羊、啄木鸟又是谁？你跟野兽有什么关系？畜生终归是畜生，人终归是人，你堂堂书记把自己比作畜生，岂不笑话！”

筱阿竹本来想吓唬吓唬他的，不料自己反被嘲笑一场，讨了个没趣，只得“哼”的一声走了。这下子可真正急死了小芬，因为村上人都知道：筱阿竹“哼”的后面，总隐藏着一种灾难。当夜她睡不着觉，天不亮就亲自上街买菜，以免大梨再摔跤把酒菜掉在河里。当她高高兴兴买得几样好菜回家时，大梨正在村后自留地上同筱阿竹干得欢。

事情的起因是为两只鸭。黄大梨家养了两只良种 绍鸭。两只鸭，经常一天生三个蛋。小芬前脚走，它们后脚逃出小栏箔，钻进了稻田。几个民兵把鸭子打死了，丢在田埂上。筱阿竹知道了这鸭是黄大梨家的，搬起块大石头，把死鸭砸得稀巴烂，扔进粪坑里。“小银行”被砸烂了，火柴肥皂，剃头

洗浴，再没了“钱掌柜”，黄大梨火冒三丈，冲筱阿竹说：“人犯死罪，枪毙了还让人家收尸呀，你什么屁书记！”筱阿竹说：“你再骂一声。”“狗屁书记！”“好，有胆量！”筱阿竹说着，手一挥，一声吆喝，招来了民兵营长和民兵三员，动手锯黄大梨家自留地上一棵大榆树。

这棵树，两丈来高，脸盆粗细，青枝绿叶，正当旺发。大锯一拉吃啦啦响，黄大梨心绞痛。他怒发冲冠，火冒冒跑过来，扭住筱阿竹的衣襟，大声吼道：“什么道理！”筱阿竹把黄大梨一推，喝道：“啊，你打人！”黄大梨滚在水田里，浑身泥浆。民兵营长拦住黄大梨，帮腔道：“你对领导是什么态度！啊？”黄大梨气得手脚发抖，鼻孔里拉风箱大声问道：“凭啥锯我的树！”筱阿竹站在坟头上，一手捏烟，一手叉腰，喷出个烟圈来问道：“你当这树是你的，嗯？”营长也凑上一句：“嗯？”黄大梨说：“树是我栽的，长在自留地上！六五年就栽了！”“你不见树根早就游到大田里了吗？它是靠集体的肥料长大的，能算你的吗？嗯？文化大革命前的修根还不该挖吗？嗯？”筱阿竹歪脖子一句一嗯，民兵们嗨呀咦嗨，把大树抬走了。黄大梨脚跺地皮，咬牙切齿地骂：“土头皇帝，横行霸道！”筱阿竹掉过头来说：“你口齿放清爽点！”“长点灯草满点油，看着你！”“我看你猴子能翻过如来手心去！”“不一定！”“有本事你就使出来！”……

黄大梨回到家，见小芬买酒回来了，一口气喝下半斤多，剩下的连瓶子朝石板上——一砸，碎片酒香四溅。第二次请客告吹。

窝囊气是把软刀子，憋在心里，好不难过！火性的黄大梨受不了，大声叫嚷：“筱阿竹若再欺侮人，我就同他拚了！闷

在瓮里的日子，有它不多，没它不少啊！”他身边的“智多星”则劝他：有些事，比方打老鼠，鸟枪就没有夹子管用；你不是识字吗？黄大梨被一语点醒，才写信告状。为了学武松，信未寄出，又想到一桩十分美好的事情。他决定请客，请大队书记筱阿竹，到家里来吃酒谈心。

夫妻俩合计，商量置办些啥酒菜。大梨说：我们请这客，样样要特别，酒同菜都要超过别家，让书记吃得开心。筱书记欢喜吃鸽子肉，我们就杀红鼻白翅鸽清炖，再买三斤大螃蟹，一条活鲢鱼，供销社到了几瓶竹叶青，乡下人舍不得喝名贵酒，买它也不要走后门；对，钱不够借了用。小芬也很欢喜，到了那天早早把菜肴烹调好，单等书记驾临。

看，筱阿竹打着喇叭的响指，吹着轻盈的口哨，朝黄大梨家走来了。他是经过大梨、小芬、老五叔和本队队长的再四邀请才来的，这足以证明他的嘴并不馋，纯粹是为完成改善干群关系这样一个政治任务而应酬的。本来他想：农村干部嘛，又不拿工资，就是吃吃喝喝，算得了什么！况且，他每次到社员家吃饭，一是社员主动请，二是带有政治使命，足以证明不是“要吃”和“白吃”。譬如，喻老头的儿子触电触死了，夜间请筱书记吃回丧饭，他要讲几句“化悲痛为力量”的话；龙三杆家死了猪，实是偷杀的，请书记吃饭，他要吩咐几句“猪在健康时就要搭配草药料投饲”的戒言；宝生家要买砖瓦砌新房，他去吃饭时，首先要作“翻身不忘共产党，幸福全靠集体化”的宣传……。他因为经常带着政治任务到社员家吃饭，还得到一张奖状：干群团结标兵。他想：当年的新四军游击队，之所以同老百姓关系密切，就是因为他们肯吃老百姓的；假如郭建光他们不吃沙奶奶那“一日三餐有鱼虾”

的饭，沙家浜人民还会欢喜他们吗？反之，他们还会把刁德一他们消灭掉吗？所以，我这吃，是继承“革命”老传统。他一路考虑着如何给点好处黄大梨，走进了他的家。

全家客气，满堂欢喜。黄大梨和筱阿竹对坐，左右队长和老五叔作陪，小芬里外忙碌，添汤加菜，花碗里冒着香喷喷的热气，酒杯里映着笑盈盈的脸孔，竹筷子来回游水，骨头落地，猫夺狗抢。桌上桌下，好不热闹。

筱阿竹嘴里嚼着一块鸽肉，筷子拨着花生米，开心地说：“啊嗬呀！我们大梨也客气了！山珍海味不敌土货好，秃！鸽肉最细腻，又鲜，秃！烧，唏，烧得又好，秃秃！骨头多些，秃！这‘小皮蛋’，香又脆，秃！酒更是……馋狗！别打架。”他吃、吐、赞齐开弓，嘴、手、眼齐运动，吃在嘴里看在碗里，美酒落肚，精神横溢，白脸上泛红，鼻尖端汗出，脖子象跳鄂伦春舞那样幽默地扭动，嘴巴上两块大肉在愉快地跳跃，眼睛里透出胜利者的光芒。这是一种威力，一种法权，一种不可侵犯的、无可辩驳的、天经地义的尊严：他胜利了。他想：黄大梨通过现实教育，思想转变了，默认自己的错误了，主动敬酒道歉了，认识到同干部不团结的严重性了；至于我，当然，姿态要比他高点，吃饭吃到几粒砂子，也别去计较了，这么好吃的鸽肉还有骨头嘛。筱阿竹边吃边摇晃着身子，酒到半酣，心先醉了。黄大梨见他这般光景，便站起来又给他斟满酒，要开始做他那心中美事。他说道：“筱书记，请饮下这杯酒，我有事央你。”

筱阿竹一听高兴，大声说：“只管讲来，我管得着的，一定帮忙。”

黄大梨说：“你先饮了酒，我才能说。”

筱阿竹毫不迟疑，举杯一饮而尽。

“筱书记，我请你看封信。”

“谁写的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写给谁？”

“你。”

筱阿竹一拍台角，开心地说：“好，拿来！”

黄大梨进房去拿信，老五叔逗菜，队长劝酒，筱阿竹边吃边思量：什么信呀？整天在一个村上，天天见面，近在咫尺，何必写信呢？申请书吗？论入团，你超龄了；论入党，你不够条件；嗨，对了，他是要造屋材料！好办好办，大梨，这点事好办！只要你眼里有我书记，没有过不去的河。好办！连你自留地上那棵树，也给你，你放心！他刚举起酒杯，贴在嘴唇上，黄大梨手里扬着一封信，朝他走过来了。

“筱书记，你看！”

筱阿竹接过一看，见信皮上写着“人民来信”四个字，是寄到省里去的。他料想不是写的他。“若是写的我，他还敢给我看吗？世界上哪有这种事！”所以，他面不改色心不跳，平平地和地揩一下油手指，点着一支烟，两个指头塞进信封，挟出来信纸。

黄大梨说：“筱书记，写你五条意见，你往下看，看哪里写错了？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，请你批评指出，我来修改；若写得对，就省得你多费精神。来，一边喝酒一边看！”他嘴喊喝酒，手却不动作，把明眸中所有的光，毫不怜惜地投射在筱阿竹脸上。

筱阿竹看信，越看越用信纸把脸遮起来。队长倒为难了。

他对筱阿竹胡吃乱喝、打击报复、瞎订土政策的行为是不满的；只是干部之间，有话难说；况且，筱阿竹做事，又容不得别人多说话，他一开口就是党支部的决议，谁敢反对！初夏时，他强行拔除社员自留地上的双季稻，不许沾电灌站的光，那秧苗都快成棵了，有一个支委当面抵制，不肯下田拔，筱阿竹立即宣布把他撤职了。公社出面讲话，叫恢复那位同志的职务，筱阿竹说：“我宁可书记不当！”这些当然也写进信里了。现在，这个黄大梨，怎么能当他面拿出来啊？！这不是绵羊当面骂老虎吗？！嗨，事到如今，已难挽回，队长只好竭力捕捉和事的语言，为筱阿竹和黄大梨一人端上一盆花，一人烧上一炷香，讲道：

“闻者足戒，闻者足戒！群众向干部提意见，是好事，是好事，筱书记从来不计较这个，宰相肚里好撑船，书记肚里能开车，欢迎群众批评！大梨一片善心，写了人民来信不寄出，能交给书记自己看，这点风度就不简单！真正的治病救人……。”

老五叔插嘴：“真正！真正！”

筱阿竹看到正文第三条，突然肌肉一抖，嘴张得大大的，好象被弹簧顶住了，老长时间不能闭合；香烟落在大腿上，烫得蓦地一跳，台桌嘭的一声响，一汪清酒晃在桌面上，慢慢朝他胸前游淌，小芬并不知道大梨写这一封信，更没料到他会走酒席亮信这着棋，端了一碟葱花炒蛋上来，看见大家筷不动碗不响，神色如此紧张，一时还不知道啥缘故，放下碟子拿起筷，说道：

“吃，吃，筱书记你吃；大梨，倒酒；队长，你是自己人呀；五叔，你长辈带个头。来，来，先尝尝炒蛋，我的手艺

不强，烧得不够味。来，趁热呀，吃酒嘛，吃个开心！汤里要加醋吗？噢，有辣椒的。嗯，丁头辣椒。嘿，只放一个就这样辣！吃、吃，噢？吃呀！”说着，她挟了一大块炒蛋放在筱阿竹面前的调羹里。

筱阿竹往嘴里丢了一颗花生米，队长把个小鸽头有着没着的嚼；老五叔拆下条蟹脚尖剔牙；黄大梨把小半杯酒一口倒进嘴里，挺起来胸脯望着队长和老五叔，用神秘诡谲的眼光探询道：大梨这样做，够丈夫气概吧？他那快活的嘴巴，微微跳动；眉毛跟随眼珠左右转动，上下扇合；还不时地坦然一笑，好象一个外科医生给一个重症病人动了一个十分有把握的手术，预料病人经过一场痛苦之后，迎接他的是身体健康，精神愉快。

汤碗里的汤凉了。蟹壳蟹爪胡乱撒在桌面上。有几只筷子倒着横着。空气有点沉闷。筱阿竹从来是吆五喝六，指点别人的人，至今还没人敢当面提过他的意见，这阵子看到要害处，突然一怔，刚才送进嘴里的那颗花生米，卡在喉管里，吐不出，咽不进，呛出一汪酸泪。一句句一段段的语言，一件件一桩桩的事实，亮在纸面上，争相涌进眼帘，把他剥得光光的。但是，这是错误吗？呸！天经地义！错误只能同地富反坏右、叛徒特务“走”，跟知识分子臭老九们划等号，只能同黄大梨那样养鸭又栽树的资本主义划等号，怎能同共产党——书记我筱阿竹划等号啊！我筱阿竹，年轻有为，自从“夺了鸟位”之后，领导小王庙村人民破了四旧，砸了资修；一打三反，清理阶级队伍，深挖“五一六”，批林批孔批当代大儒，哪一点不是冲锋在前啊！全大队有多少识字的人，有多少会讲话的人，哪一个敢写我一封信，说我一个“不”字！难道你黄

大梨的头是铜铸的吗？筱阿竹咧着一张没有色彩的嘴呆笑，假装镇静；但是他的脸，却象吹足气的猪肺了。

老五叔咳了一声嗽，大家一惊。小芬见筱阿竹的耳尖子和颈脖子都红了，脸象烧着了火，急忙挤来一把冷水手巾递给他。筱阿竹把手巾捂在脸上，胶漆粘着似的好长时间撕不下来。黄大梨趁此空隙收藏好信。小芬白他一眼。老五叔踏他一脚。队长笃笃他的额角。他耸耸肩膀，刮了自己一个鼻子，微微一笑。筱阿竹撕下毛巾，心平气和地说：

“大梨，我‘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’，不见怪你。”

大梨问：“有写得不对的地方吗？请你指教。”

队长说：“算了！信拿来我烧掉。”

小芬说：“过路的风雨，一下子天就晴了。大家不要计较。”

“当然当然，那里讲话那里了。”筱阿竹告辞道：“阿嫂，我吃了就走了。”

小芬倒上一杯茶，双手递给筱阿竹；筱阿竹不知是坐久了，酒多了，还是信纸上那字戳眼，蓦地站起，眼睛发花，杯子没接牢，哐当一声掼在地上，一汪热水湿了地皮。

“你肇祸了！”队长送筱阿竹走后，老五叔指着大梨的鼻子说，“看你死到临头！”

小芬挺着大肚皮，坐在竹椅里直叹气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她原希望经过请客，能和和气气过日子；日子穷富不关，只要求个安稳。谁晓得船要靠岸，一阵戕风吹来，又裹进浪里打转转，不知何时会沉在漩涡里。她不禁又气又怨又苦又无可奈何，心酸得落下泪来。大梨见了，拿来手巾帮她擦擦，拿张小凳给她搁脚，她临产前脚腿都浮肿了。小芬看大梨愁实，